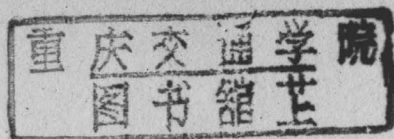


聊齋誌異

卷拾壹



聊齋誌異卷十一目錄

郭生

金生色

彭海秋

堪輿

竇氏

馬介甫

絳妃

河間生

雲翠仙

大力將軍

白蓮教

顏氏

木偶戲

邵士梅

邵臨淄

狂生

遼陽軍

張貢士

孫必振

元寶

龍

硯石

武夷

大鼠

張不量

牧豎

富翁

王司馬

聊齋誌異卷之十一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郭生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字畫多訛先是家中患狐服食罷用輒多亡失深患苦之一夜讀卷置案頭狐塗鴉甚狼籍不辨行墨因擇其稍潔者輯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恚憤而無如何又積窓課二十餘篇待質名流晨起見翻攤案

上墨汁濃泚殆盡、恨甚、會王生者、以故至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汚本、問之、郭具言所苦、且出殘課示王、王諦玩之、其所塗留似有春秋、又復視浣卷、類冗襍、可刪、訝曰、狐似有意、不惟無患、當即以為師、過數月、回視舊作、頓覺所塗良確、於是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觀其異、比曉、又塗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濃墨洒作巨點、淋漓滿紙、郭異之、持以白王、王閱之曰、狐真爾師也、佳幅可售矣、是歲果入邑庠、郭以是德狐、恒

置雞黍備狐啗飲、每市房書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
狐、由是兩試俱列前名、入闈中副車、時葉繆諸公稿、
風雅艷麗、家傳而戶誦之、郭有抄本、愛惜臻至、忽被
傾濃墨、椀許於上、汚蔭幾無餘字、又擬題構作、自覺
快意、悉浪塗之、於是漸不信狐、無何葉公以正文體
被收、又稍、服其先見、然每作一文、經營慘澹、輒被
塗污、自以屢拔前茅、心氣頗高、以是益疑狐妄、乃錄
向之洒點多者試之、狐又盡泚之、乃笑曰、是真妄矣、

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為狐設饌、取讀本鎖箱麓中、
但見封錮儼然、啟視則卷面塗四畫粗於指、第一章
畫五、二章亦畫五、後即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後郭
一次四等、兩次五等、始知其兆已寓意於畫也、

異史氏曰、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也、名小立、遂自以
為是、執葉繆之故習、狃而不變、勢不至大敗塗地
不止也、滿之為害如是夫、

金生色

金生色、晉寧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週歲、金忽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詞厚誓、期以必死、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媼來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婿遽遭殞命、女太幼弱、將何為計、母悲悼中聞媼言、不勝憤激、盛氣對曰、必以守、媼慚而罷、夜伴女寢、私謂女曰、人盡夫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耽耽守此襁褓物、寧非

痴子、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遇、頗聞絮語、益恚、明日謂媼曰、亡人有遺囑、本不教婦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媼怒而去、母夜夢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殯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銜以售、縗經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一歸寧則蘄然新艷、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為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見而好之、以金啗金鄰媼、求通殷

勤於婦、夜分由媼家踰垣以達婦所、因與會合往來、
積有旬日、醜穀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婦室夜惟一
小婢、婦腹心也、一夕兩情方洽、聞棺木震响、穀如爆
竹、婢在外榻、見亡者自幃後出、帶劍入寢室去、俄聞
二人駭詫聲、少頃董裸奔出、無何金粹婦髮亦出、大
嗥、母驚起、見婦赤体走出、方將啟閤、問之不答、出門
追視、寂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卧榻前
見男子屨、呼婢、始戰惕而出、具言其異、相與駭怪、

而已。董竄過隣家，團伏墻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戰栗。將假衣於媼，視院中一室，雙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上，觸女子足，知為鄰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寢，潛就私之。婦醒，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褻備至。先是鄰子以故赴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態絕穢，大怒，搦戈入室。董惧，竄於床下。鄰子就戮之，又欲殺妻，妻泣而告以悞，乃釋之。但不知床下何人，呼母起共

火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而亦傷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死、媼倉皇失措、謂子曰、捉姦而單戮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聞戶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簷、而縱火人猶徬徨未去、翁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燃、尚易撲滅、命人操兵弩搜縱火者、見一人趨捷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翁家桃園、中四統周墉皆峻固、數人登梯以望、踪跡殊杳、惟墻下塊然微動、問之不應、

射之而更放扉往驗則女子白身卧矢貫胸腦細燭之則翁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媼驚惕欲絕不解其故女合眸面色灰敗口氣細於屬絲使人拔腦矢不可出足踏頂而後出之女嚶然一聲血暴注氣亦隨絕翁大惧計無所出既曙以寔情白金母長跪哀乞而金母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令自營葬金有叔兄生光怒登翁門詬數前非翁慚沮賂令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人俄鄰子以執奸自首既薄責釋訖

而婦兄馬彪素健訟、具詞控妹冤、官拘媼、懼、悉供顛末、又喚金母、托疾遣生光代質、具陳底裏、於是前狀並發、牽木翁夫婦盡出、一切盡得其情、木以誨女嫁坐縱淫、笞使自贖、家產蕩焉、鄰媼導淫、杖之斃、案乃結、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囑醮婦、抑何明也、一人不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隣媼誘人婦而反淫已婦、木媼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

因當前作者是報更速於來生矣。

彭海秋

萊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寂無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丘生是邑名士、而素有隱惡、彭常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丘、飲次有剝啄者、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欲謁主人、彭離席肅客入、相揖環坐、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值此良夜、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

乃不介而見、視其人布衣潔整、談笑風流、彭大喜曰、
是我宗人、今夕何夕、邁此佳客、即命酌、歟若夙好、察
其意似甚鄙丘、仰與攀談、輒傲不為禮、彭代為之
慚、因挽亂其辭、請先以俚歌侑飲、乃仰天再咳、歌扶
風豪之曲、相與歡笑、客曰、僕不能韻、莫報陽春倩代
者可乎、彭言如教、客問萊城有名妓無也、彭答云無、
客嘿良久、謂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
出、果見一女子逡巡戶外、引之入、年二八以來、宛然

若仙、彭驚絕、掖坐、衣柳黃帔、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千里頗煩跋涉也、女含笑唯々、彭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苦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郎曲大佳、請試反之、女歌云、薄倖郎牽馬洗春沼、人教遠、馬教香、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空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歡會少、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卽去、客於襟中出玉笛、隨声便串、曲終笛止、彭驚嘆不已、曰、西湖至此、何